

SHUILAN
DE
YANJING

生活

生活.com

丛书

SHENGCHUO.com CONGSHU

水蓝的眼睛

别关窗户

蓝蜻蜓飞走了

写在脸上的痛楚

明天醒来鞋子没了

我知道你的迷惘

在沉默中铿锵

水蓝的眼睛

梅林等著

新蕾出版社



梅 林等 著



丛书

在清晨的雾霭或午后的柠檬阳光中，捧一杯清醇的香茗，看着熏香炉袅袅升腾的青烟，舒展一下疲惫的身心，你可以向这些美丽的书敞



新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蓝的眼睛/梅林等著. —天津:新蕾出版社,2003.1

(生活·COM丛书)

ISBN 7-5307-3019-3

I. 水…

II. 梅…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3291 号

出版发行:新蕾出版社

E-mail: newbuds@public.tpt.tj.cn

http://www.newbuds.com

地 址: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300020)

出 版 人:纪秀荣

电 话:总编办 (022)27301675

发行部 (022)27221133 27221150

传 真: (022)27301675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天津)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220 千字

印 张:12.75

版 次:200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 000

定 价:22.00 元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如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调换。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河南路 47 号

电话:(022)27221133 邮编:300020

生活●M丛书

目录

100	水蓝的眼睛
670	别关窗户
133	蓝蜻蜓飞走了
209	写在脸上的痛楚
279	明天醒来鞋子没了
339	你知道我的迷惘
	在沉默中铿锵

生活 • COM

水蓝的眼睛
水蓝的眼睛
水蓝的眼睛

丛书

别
关
窗
户



SHUI LAN DE YAN JING

别关窗户

文/梅林

“别关窗户!”我在冬季到来之际,时时对我丈夫喊着,我们已为此多次发生争执,每每寒风从窗外灌进来的时候,每每丈夫指责我有病的时候,每每我坐在电脑前冻得手脚冰凉的时候,每每看着满桌满地落满灰尘的时候,我心里就涌起一阵阵怨恨,这一切都是装修惹的祸。

去年九月买的新房,原计划简单地装修一下,可家里人没有达成共识。我们这儿是新小区,家家都在装修,我楼上楼下跑了许多家,终于选中了一家装修公司。由于我大病初愈,实在是无法自己跑着买材料,只好连工带料全包给施工单位。老板是个五十出头的极精明的人,看我们自己送上门来,一口报了个三万五的价,再不松口。好说歹说降到了两万八,可实际上按我们的要求实在是要不了那么多的钱,越想越不合适只好在原有的基础上使劲加内容,这一切都离我们的初衷相去遥远。

所谓包料其实只是买木料、胶合板、油漆、乳胶漆,其他的五金、玻璃、灯具都是我们自己买,我和丈夫开玩笑说,凡是值钱的都是我们买,凡是不值钱的都是他们买。我也一再

要求买无污染的环保材料，老板口口声声也说他们买的材料多好多好，可买来的胶合板气味刺鼻，木工胶呛得人直流眼泪，我的心里那叫一个苦啊！

如今住进新居一年多了，可房间里总有一种呛人的味道，我是过敏性体质的人，从住进新居过敏性鼻炎就没有好过，去医院看了几次，吃些药就好一些，停了药就不行了，真是令人苦不堪言。在这一年内，我曾离家两次，一走折磨人的鼻炎就好了，一回家就又不行了，我真的好痛苦。我十分怀念我们过去住的那套简陋单元。

邻 铺

文/英子

去年我是大年三十到的火车站，车票肯定买不着了。幸亏同学的母亲在火车站工作，特意送我上车，嘱咐我上车一定买票。车上满满当当的，我费了很大力气才在餐车与车厢的连接处，找到了一个立足之地，也仅供立足而已。

入夜，我把包垫在屁股下面，打起盹来。列车咣当咣当地，我的头不住地撞在门框上。我看看表，才十二点，这个夜真长呀。忽然，我发现前面车厢里一个座椅下面探出个人来，他喝了口水，身子又缩了回去。咦，这是个办法。我从列车员那里买了几份报纸，仔细铺在车座下面，然后小心地顺了进去。下面还很干净，也不憋闷。我转了转头，才发现旁边还有同道中人，就是刚才探身的那个。

我们礼貌地相互点点头，如同在街上相遇一样。他和我差不多年纪，满身的学生气，让人一见就有好感。我递给他一支烟：“毕业没多久吧？”他点点头：“去年。”一听口音，我俩都笑了，都是俺们那儿人。“我是哈尔滨的。”“我还得在北边，牡丹江的。”吸完了这支烟，我们已经俨然成老朋友了。他从随身的小包里摸出本《世界兵器》摊在地上。沉醉在坦克、战斗

机的世界里，我们聊得兴起，早已忘记自己身在何处了。我们甚至谈起星巴克的咖啡、JJ 迪厅和大四时暗恋的那个大三的女孩子。

早上我醒来，发现身上搭着一角毛巾被，是邻铺的。我感激地冲他笑笑，他满不在乎：“去年没经验，冻得够戗。”

这次旅程似乎并不那么难挨。快到站时，我们还没有聊尽兴，于是互留了电话。共同工作、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我们终于在奔往家乡的列车上成了朋友。

前两天，他给我打电话，约我早些去买票。看来这次我们可以升格为邻座了。

回家有度

文/王国华

我从 20 岁离开河北省阜城县那个叫做王过庄的小村子后，基本上就被我的父老乡亲们划为城里人了。城里人也就是局外人。不管我愿不愿意，我回去以后就是客人了。所以尽管我觉得是回家了，但除了我的直系亲属以外，所有的人都对我客客气气。他们以他们的谦恭断然拒绝了我的回归。

因此，回到那个叫做家乡的地方，我也很难找到皈依感。

但是在城市里，尤其是在遥远的千里之外的关外，我又是个不折不扣的外乡人。这话里有自恋的成分。毕竟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在乎他周围人的身份，最大限度地包容逐渐成为生活的主流。但反过来，没人愿意强行把自己划出圈外，既然有人能够感觉到不适应，那么肯定有人在作祟。我碰到过这样几个作祟的人。在和他们发生摩擦时，我发现我只有在想到家乡的时候，才能使自己的心情平稳下来。“家乡”是一个标尺，它一米一米地衡量出我到底已经走出多远。等我再也想不到这个字眼的时候，我才算彻底摆脱了那块土地。

从 1997 年大学毕业以后，我每隔一年回老家一次。从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月起，我就每月邮寄给家里 100 元钱。

1998年冬天，我带着女朋友回了趟老家。我们在正月初二凌晨3点多钟就要起来去赶当天的火车，奶奶早早地就给我们包好了饺子。送我们出门时，我在昏暗的灯光下看到她苍老的眼睛里含着两滴浑浊的泪水。那一刻，我震撼了。可是，那就是我的家吗？我仍不能确认这点。我的爷爷奶奶、父母、弟弟妹妹，都和我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可在彼此的想法与观念上，我们离得比陌生人还要遥远。我听他们大谈特谈农事时，脑袋里却在想着这个月的上网费是不是该交了。我们坐在叫做“家”的这个屋子里，吃着饺子，喝着烈酒，叙着亲情，心里却在为截然不同的事焦虑。

尽管如此，我仍然坚定不移地翘望着家的方向。那是我的根，我的树冠已经长出了墙外，但将来，叶子还得落在扎根的那片土地上。

有人把家比喻成港湾，这样比喻的人潜意识里就很脆弱——受伤的时候要回到家里去舔舐伤口。我觉得，人一到30岁，就没有理由回家疗伤，应该由自己随时舔去鲜血。因此，家对于成人来讲，实质上的意义并不大。我隔一年回一次老家，应该算是把握了一个度。

谁说我不在乎

文/伍振

过去的一年有点“阴沟里翻船”的感觉，难怪老爸常在信中对我“一声叹息”：你对什么都不在乎，指望你有什么出息，看来是“粥煮干了——没稀(戏)的”。

也难怪，当初父母辛辛苦苦求爷爷告奶奶地帮我找了份家乡地区政府部门的工作，我却不理会父母年老体衰希望我能在老家附近有个照应的心愿，以“工作无趣”为由到离家数千里的地方去寻梦。

去年元旦买的手机，结果还没把手机功能弄明白就被人偷了。

谁说我不在乎？为表孝心，我从参加工作伊始，就每月定期给老家汇去 1000 元钱。老爸老妈辛苦一辈子，把自己弄得人模狗样儿的，挺不易，以后谈朋友、结婚……呵呵，就是“瞎子弹钢琴——没谱”了。趁自己还是光棍儿，多寄点儿吧。别人说穷得只剩钱了，我呢——什么都不缺，就缺钱。

谁说我不在乎？

去年几经努力终于进了这家不大不小的报社，从事着自己喜欢的工作，采访、出差、写稿，工作成绩尚可，偶尔还可以

“小资”一下。这样的生活,对我来说,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但是看到人家有房了、有车了、有娇妻了,我却连惟一的手机都……

白天我在办公室编稿组稿,晚上在“狗窝”约稿写稿,找我容易,就那两个地儿,要不就是单位大食堂。但这只是“平常”,特殊时刻呢——比如“入世”当天,报社突然要加班加版,而我当时正在朋友家欢欣鼓舞地看直播,结果领导把我找了个底儿朝天,也没找着我。

第二天,领导语重心长地建议我再配个手机,当时我就觉得委屈:就这么俩半人儿找我,配它干吗?难道买了再丢吗?

谁说我不在乎?

去年开始,已经有人给我介绍对象了。因为一直有采访任务,我神出鬼没,好几次人家主动约我,可是要么我在公交车上没法回复,要么就是我的呼机在郊区没有信号没法接收。结果对象也受到干扰,再没“信号”了。

久了,恼了,烦了,想了,通了,买手机的事还是不好脱过去。于是“狗窝”里又多了位爬格子挣稿费,可惜不是“大腕”的作家。

不可能一夜挣来手机、房子、汽车来,

只能是细水长流,长期战斗,弄得白天不知夜的黑。

终于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新手机花去我近 3000 元。幸好,每月给家里寄钱的计划没有落空。

新年来了,一切照旧,或者人生“难得糊涂”,本该有失有得。

消息

文/何人

当年快要高考的时候，各种消息四下流行，除了彗星撞地球之类的大话因为缺乏天文依据没人敢传之外，说什么的都有。有传说漏了卷子的，有人托梦押了作文题的。真真假假，大家传得意兴盎然。最邪乎的是说等不到考试就要地震了。于是我们一群没心没肺好逸恶劳的小子就一心盼着能震平百校，只留下北大清华，好把我们安置了。后来，等上了大学，才知道原来每一届都要这么传上一遍，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兴奋的。

大学里，再也没有什么人传播地震之类的消息了，因为学校被震平，大家都要失学。开始有人隔三差五地散布些关于考试命题、宿舍分配之类的消息，那可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啊。“谎话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其实只要各方面条件配合得好，谎话

说一遍就有人信。整天把消息传来传去的是几个固定的同学，一个个都老实巴交的，说起话来心平气和、慢条斯理，轻描淡写之间就把我们涮得溜溜儿跟头。

后来，我们干脆叫他们“消息甲”、“消息乙”。某天，消息甲来到我们宿舍，聊着聊着就透漏出学校的专业课考查制度有了变动。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照他的说法，一边的一位老兄明白自己已经可以卷铺盖回家了。不过老兄在买回家的火车票之前多了个心眼，去教务处一打听原来满不是那么回事。他怒不可遏，找到了消息甲理论，消息甲一脸无辜地推给了消息乙，其实消息乙是听消息丁说的……

经过这么一折腾，同学之间的信任度大减，人人都成了怀疑主义者。不论和谁说话都心怀戒备，像审查特务，说完之后一律把对方调查核实一番。

有一天我终于看不下去了，我说大家应当恢复彼此之间的信任，即使是那些“消息”们也并非存心说谎。以后的日子里，我一直致力于辟谣的工作，不能再让诸如以上的那些流言肆意传播。为了确保大家能得到准确的信息，我留意对每一条来路不明的消息追根溯源，经过调查、核实再传给大家。我觉着，在那些整天信口开河的“消息”当中，能有一个说话实事求是的人，对大家来说多少会有一点帮助。

后来有一个晚上，我在宿舍熄灯前向大家宣布了一个最新听到的准确无误的消息，讲完之后，我心满意足地出去洗漱。刚刚把门关上，就听到身后爆发出一阵坏笑：“这个消息让他说得跟真的一样……”